春在堂襍文

德淸俞樾

李公隄記

吳故澤國也淺者沮洳深者洄洑其大者瀰漭潢滃瀰望無涯雖饒荷葭茭葦之利亦極蟲滋盤渦之險出葑門不十里有金雞湖焉元和縣所轄也東西廣六里南北袤十里東達斜塘西至黃石橋南連獨墅北通婁江有花柳村者介其中央遂分一湖而二之於是有南湖北湖之名矣巨艑小艓往來如織而南湖尤爲通津每當北籟怒號回颷驟發經由其地者波而上搖而下檣

摧楫傾帆攲柁側長年三老視為畏塗南北兩岸並有田疇頑颶嚙隄怒流溢入則綠原青壠化為汙渠邑人聚謀宜築隄湖中以納其勢有倡無應厥功不成邑侯李公超瓊下車之始諮訪疾苦以興勑利坻為已任於是邑之士大夫吳君大根吳君嘉椿沈君寶恆潘君祖謙沈君國琛尤君先甲張君履謙等僉以築隄為請會是歲霪雨為災　朝廷發內帑以振之又開振捐之例集貲以助之振畢而貲有餘乃言於臺司發所餘銀一萬兩以成斯舉張君履謙先出錢二百萬沈君國琛亦出錢一百萬備塢工庀材之用且役貧民無食者俾食

其力故工不浮運城市碎瓦殘甓以實隄身故財不費潘君祉謙張君嚴謙總其成沈君國琛與胡君秉璠張君毓慶董其役故農事不傷而民胥勸越一載隄成西隄自黃石橋東口至花柳村長三百六十一丈東隄自花柳村至斜塘西口長三百一十九丈共用錢一千八百萬有奇護以茭蘆守以漁涸蔭以桃李登隄而望則南湖北湖柔文碎浪淵淵其波樹馬船車如行几席夾岸數十里原隰龍鱗有瀦脈澤槁之功無鑽厓潰山之患咸喟然而歎曰美哉斯舉乎昔滑州有陳公隄臨安及惠州均有蘇公隄爰用其例名之曰李公隄余旅居

茲土樂觀厥成僉漢時李翕西狹及郙閣咸刻石勒名
傳示後世作而不記後世胡述因著本末用毖方來

西湖痘神祠記

古無痘字然明吳洪有痘疹會編載明史藝文志張介賓有痘疹詮爲景岳全書第七種 四庫著錄焉然則痘雖俗字而不可廢矣康熙閒 詔修字典乃據字彙增入之古字滋乳寖多類如此也痘之所由起或謂始於東漢建武時此固不可考而北史崔贍傳云贍經熱病面多瘢痕是卽痘也其時未有痘名謂之熱病而已葢自南北朝以來已爲嬰兒之通病後人以其形似豆

謂之豌豆瘡此豆之名所由得而痘之字所從出也滙
正閒　欽定圖書集成痘疹一門多至四十二卷元朱
氏原痘之賦明萬氏原痘之論指備載無遺翟良痘科
釋意云痘之一證其名不一或曰天瘡以其爲天行疫
癘或曰聖瘡以其變化莫測夫以天之所行而又變化
莫測則有神以主之明矣吾浙吳山舊有痘神祠其神
爲男像不知爲何人亦莫知其所自始亂後祠毀至光
緒辛亥方伯合肥龔公新建於西湖六一泉之左廣化
寺之側始改女像非創也蓋有因也先是咸豐同治閒
廬郡陷於賊公家合肥之北鄉練鄉兵以衛桑梓築壁

以自固壬戌十二月賊來犯亟鄉人入堡避賊者以萬計公於風雪中躬率鄉里子弟日夜守禦明年春賊未退而疫癘大作又繼以痘童穉猶或倖免成人而痘十無一生無何公亦病病而痘象見僉以為危公迷悶萬狀時呼焚香痘所忌也不得已從之公張目見一中年婦人衣巾皆青自門而入啓幃而視隔衣以手撫公自頂至踵既畢而去公覺胸膈稍舒疑為某氏嫂也問侍者侍者以為譫語姑應曰然明日婦又至撫視如前婦去而公一身之痘畢見其色紅潤醫來皆賀負漿結曆旬日而瘥然問所謂某氏嫂者始終未一至房中也公

始悟所見爲痘神矣繪其像而事之其後歷官所至每思立廟以祀焉惜涉怪異未果及至杭與丁君松生言之丁君固博雅士也語公曰痘神爲女像信而有徵乃出衢州府西安縣志示公曰貞烈仁孝司痘夫人廟在麥池塀建自前明有黃滄嶽所著三夫人事蹟考云三夫人者後周太祖時指揮馬全忠李德裕林世英之女也時有張憲文聚黨爲亂犯潁州城全忠等守潁三夫人從焉賊勢盛不能守三公謂三女曰我等惟一死耳奈若何三女應曰亦惟一死同日自刎宋神宗時皇子出痘甚危神宗禱於神恍惚如見三夫人之神於慶雲

宮夜夢人語曰所見三夫人乃司痘之神也於是命有
司祀之而錫封焉此痘神爲女像之明證也穎盧二郡
相距非遠夫人以痘爲職公有令德厚福宜來呵護況
又公之鄉人乎公所見必三夫人之一矣公聞而大悅
建痘神祠改女像從丁君之說也舊史氏俞樾美之曰
是舉有三善焉報德一也表微二也爲浙人造福三也
每歲之春江浙閒至杭州禮佛者無慮萬億數過是祠
必焚香致敬而去從此髫年小日各遂其生無以痘殤
者於　聖朝保赤之仁或亦有裨歟是宜有記以告來
世因述本末刊貞石焉

彭楊二公祠記

昔在咸豐之初大盜萌芽於粵西竄穴於金陵蔓延於常羊之維於是曾文正公奉　命討賊大治水師自武漢轉戰而下卒藉其力繳大風而誅鑿窳而當時左右文正公以刱立水師者則彭剛直楊勇慤兩公也軍中有彭楊之號其後兩公勳業日盛楊公累官至陝甘總督陳情歸養彭公則歷拜安徽巡撫漕運總督兵部侍郎兵部尚書皆辭不就而　朝廷倚以爲重雖不責以官守仍　命每歲巡閱長江及公自廣東督師歸已攖痼疾而力疾巡江又歷三載所至不陳輿衞輕舟小艭

往來煙水之中每至北固山覽其形勝慨然曰昔人稱此爲第一江山洵不誣也兵火之後名蹟邱墟何時復其舊觀乎時黃幼農觀察權常鎭通海道駐京口公語及之觀察已陰有修復之志而力未逮光緒十六年彭公薨無何楊公亦薨　聖朝追念前勞　詔於立功所在建立專祠長江五千里皆兩公百戰之所議卜地而建祠焉觀察是時已拜真除之　命乃述彭公之語昌言於衆維時統領新兵平字全軍　記名提督易公至忠瓜洲鎭總兵吳公家榜暨鎭江府知府福公福通咸與聞之僉曰欲祀彭公無以易北固山矣雖然恭公之

祀宜體公之志乃先葺　行宮次及關帝廟觀音閣三
賢祠又次及多景淩雲石帆樓諸勝蹟公前此所慨然
興歎者悉復其舊然後於石帆樓之側建立彭公祠而
於其左別築楊公祠是爲彭楊兩公祠祠成求記於余
余於楊公素景其威名而未克修相見之禮至於彭公
則交逾骨肉二十餘年旣以道義相結納又亟之以昏
姻至今聲音笑貌猶依然在目孰知公已廟食千秋乎
旣承諸公之命不敢以不文辭竊謂諸公此舉有三善
焉未建公祠先葺　行宮尊　君焉禮也此一善也祀
典所在以及山中諸名蹟一律修復守土者之職也此

二善也既成公志乃建公祠而又并建楊公祠使兩公生則同受櫛沐之勞殁則同膺俎豆之報以稱　朝廷眷念藎臣之意而副士民報功崇德之心此三善也是役凡用白金一萬兩有奇經始於庚寅孟秋六閱月而畢工謹述都蕆刻之貞石并撥漢碑之例其出資助建者自王方伯之春以下其監視工作者自易鎮軍文光以下咸列碑陰垂示百世而系以銘銘曰

京口三山北固為主金焦客之鼎足而處北固巖巖茲惟中峰　翠華南來建立　行宮石帆諸樓各擅其勝第一江山斯名允稱自經兵燹化為邱墟白髮尚書為

之喲噓曾幾何時舊觀皆復祠彭及楊籩豆有肅登臨其地緬想英風艱難百戰成此豐功盛名赫赫崇祠翼翼長與茲山永永無極

長洲俞氏義莊記

士大夫家之有義莊世知始於范文正公而不知同其時有鉛山劉輝輝買田數百畝以養族人之不能自生者縣大夫爲名其里曰義榮社王闢之澠水燕談曾紀其事且云范文正吳文肅皆既登兩府而後能成義田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士君子以爲難然輝在嘉祐中連冠國庠崇政殿試又爲第一得大理評事簽

晉建康軍判官是其官雖不甚顯要亦仕籍中人也而
當時士大夫已歎其難然則若今長洲俞氏者其視錯
山劉氏尤難矣俞君名文霆字景初世居長洲之北鄉
吳中風俗以豪侈相尚鄉之富厚者率皆靡衣鮮食交
結城中勢要以誇耀閭左君獨不然酒食徵逐之事皆
謝不為有以非禮干求者輒斥尤力而凡橋梁道路之
傾圮者疾病死喪之顛連無告者不問則已問之必引
為己任而其一生所致力者尤在義莊一事先是其祖
諱天瑞其父諱世祿皆議立義莊有志未逮及君而踵
成之置田五百有五畝歲入其租以贍族人婚喪有助

焉鰥寡孤獨有養焉余雖未得其詳而大略如此是能
得葛藟庇本之義者矣余居吳下久吳士大夫慕范文
正高義建立義莊如潘氏顧氏後先相望然其人皆累
世仕宦之家成此猶易耳俞君隱居不仕而規制之宏
條理之密亦與之埒此吾所謂視鉛山劉氏尤難者也
余嘗考吾俞氏爲鄭公子俞彌之後蓋出於鄭七穆而
縣歷數千年姓不甚顯近時列仕籍者亦頗寥落聞俞
君此舉歎美不置竊謂有劉氏義榮之風在俞君固以
爲義非以爲榮然以義而榮其爲榮也滋大亦足爲吾
俞氏之光矣故記其事以示其子孫且以風當世使人

人皆如俞君之用心以求合於古所謂睦婣任卹者其於　聖世化民成俗之道或亦有禆歟

連氏義莊記

光緒十有二年十二月丙子浙江巡撫以紹興府上虞縣連氏義莊事上聞　詔下禮部議明年閏四月甲寅禮部議請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門越三日丙辰報可於是由禮部行浙江巡撫下所由建綽楔如律令而連氏義莊於是大著不獨浙東西戶知之四海之內莫不知浙東有連氏義莊矣連氏居上虞之西鄉其地曰松夏聚族於斯垂三百年嘉慶中有官四川忠州直隸州

者厥諱彭年能舉其職以昌其子孫樂川先生諱仲勛
者其孫也先生器識淵深材幹開拓所居面曹娥江而
負海江海兩塘皆恃先生以為固先生奔走從事自壯
至老不倦晚歲立管塘會建捍海樓捐田三百畝為之
費已而慨然曰親親仁民事有本末吾族巨矣貧富儳
互瓶罄罍恥可無念乎謀買田千畝以贍其族而力未
逮僅得其半此蓮氏義莊之大略權輿也先生歿而諸
子皆善繼善述奉承先志不敢失隊卒成其事者曰芳
曰蘅乃先生第二第六子也於是義莊之制大備不惟
是舉族賴之雖鄉近異姓者鰥寡孤獨有養喪葬婚嫁

有助饑者有食寒者有衣病有醫藥死有棺槥置義冢以免暴露置水龍以備焚燎都凡義田一千一百餘畝其管塘會之三百畝如故而又有楚香居祀田一百十一畝則先生在日所置以祭其伯父省之公者也又有曹娥江遊村義渡田二十五畝則考等推先生之意而爲之者也其爲田也其一千五百餘畝爰乃建立義莊其中有堂命曰敬睦爲族人會聚之所倉廥井匽罔不備具敬祖睦族賙急矜無其意念深矣其規制宏矣義莊之設人知始於吳中范氏而不知同時鉛山劉氏有義榮社亦即義莊也今連氏此舉始於其族推及於其

鄉可謂義矣達於有司上於大府聞於　朝廷可謂榮矣其仰劉氏義榮之義乎君子知連氏之澤孔長也

新市鎮仙潭書院記

德清縣東北四十五里有新市鎮爲晉永嘉中自縣東南之陸市來徙於此故有新市之名宋元以來人文輩出如陳齊伯之風節唐灝儒之理學皆足爲桑梓增重後起之秀亦蔚然可觀几吾邑應試之士新市一鎮率居其半焉咸豐之季東南各行省通都大邑皆陷於賊而新市獨完嗣是休養生息日益饒衍商賈駢坒士女頒袵背岱就隆罔不肸飾而自永嘉以來千數百年竟

無一人興設學館建立講堂俾秀艾之士得以諷誦其
中斯非其大闕歟鎮人鍾桂溪廣文余同入學之老友
也富而好義每有義舉悉以自任念縣城雖有清溪書
院而鎮距城遠握素懷鉛就試非便乃於鎮之東南隅
購得黃氏廢地創建仙潭文社為門塾三間為講堂三
間為齋舍三間廊廡迴環庖湢悉具凡用制錢一千二
百餘千即議籌備經費為山長束脩生童膏火之費有
志未逮而卒其哲嗣聽泉司馬遴青痛先志之未償惜
斯舉之中輟捐錢二千緡以成之有俞石林州丞錫麒
者與鍾氏有連且與聽泉同志捐錢一千緡以助之又

別募集錢一千緡資費悉足課事舉輒易其名曰仙潭書院趙君斯灤閔而慕之以其故父理問君恩銘遺命助錢二千緡而聽泉又秉其故母沈宜人遺命以釵鐶衣服易錢五百千買程氏屋一區歲收其租助入書院於是仙潭書院規制大備余感嚴文君之有志竟成而又嘉聽泉之能成先志爲言於撫軍松鎮青中丞每歲自中丞以下均按月行課與省中三書院等此外府外縣所無惟吾郡菱湖鎮之龍湖書院則然余援以爲請中丞從焉士林頗以爲榮於是聽泉言於余曰是不可以無記乃述本末記於石俾後人知鍾氏父子經始之

勞與俞趙兩君贊助之力肄業是院者爭自磨厲以副
聖朝教育人材之至意則豈獨一鎮之幸抑亦吾
邑之光矣
盛氏留園義莊記
盛旭人方伯於本籍建設拙園義莊同治七年江蘇巡
撫以聞　詔旌如律而吳縣潘尚書庭先生爲之記海內
固皆知有武進盛氏義莊矣越六年方伯於蘇州閶門
外買得劉氏寒碧山莊而修治之易其名曰留園余所
爲作留園記者也於是乎方伯又建立義莊而即以留
園名余問與拙園義莊同乎異乎曰異問其所以異曰

拙園義莊吾承先祖資政公先本生祖中議公暨吾父
海甯公之遺志而成者也故溥及於一族之人而以周
䘏窮乏爲主若其家不貧或貧而猶能自食其力者不
得與焉至留園義莊則異是蓋拙園者吾父海甯公晚
年之號而留園則吾爲之而吾名之者也故留園義莊
以吾爲始有田若干畝有屋若干區以及園中亭榭池
沼咸隸義莊學校一歲所入而十分之以其一歸拙園
義莊凡出自吾祖者嫁娶喪葬皆有助以其一歸家譜
堂是堂之設卽在留園之旁親戚故舊有無緩急取給
於此其餘八分則凡吾之子若孫若曾孫元孫以至仍

孫雲孫而推之於無窮不論貧富皆與焉故自吾今日觀之似涉於私在子子孫孫世守之則仍大公而無私也余聞而歎曰大哉斯舉乎美哉斯舉乎錢公輔范氏義莊記但言聚族九十口日食人二升無貧富之差文正起家孤寒此九十口者必皆貧乏之若後人踵而行之似非周急不繼富之義盛氏捌園義莊專以周邺爲事此法范莊而變通之者也然留園義莊之設則自吾今日而視後世子孫豈能逆計其爲貧爲富而差等之乎仍循范氏舊章於事爲宜於理爲合而自有此舉則子孫世守無敢失墜君子之澤爲無窮矣昔李德裕爲平

泉記曰黼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贊皇雖有此記而不能禁子孫之不黼若能如方伯之所爲則雖平泉至今存可也余於此舉所以大而美之也余旣爲留園記則於義莊亦不可以不記因述方伯之言而爲之記

上海應公祠記

光緒十六年九月丙子前江蘇按察使永康應公卒於杭州公之來杭以振務也　朝廷以爲合於古者以死勤事之義　優詔　賜卹贈內閣學士銜於是兩浙之民咸歎公振贍之舉未竟厥施若失慈父母而三吳之

民則尤謳思勿衰蓋公之政績全在江南而其爲大局
所關者尤在上海咸豐同治間大盜起於粵西蔓延東
南而卒藉上海一隅爲旋乾轉坤之樞紐其時師武臣
力赫然稱中興元功者後先相望而完殘奮怯以迎
王師則公之功爲多吳中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環
而言於直隸總督大學士李公請於上海建公專祠以
李公與公同事於滬者也李公言於 朝疏入報可逾
年祠成咸曰是宜有記檄舊史氏也又與公爲同歲生
誼不得而辭乃爲記曰公諱寶時字敏齋浙江永康人
道光二十四年 恩科舉人咸豐二年考取國子監學

正學錄已而就職直隸州州同分發江蘇公少時即落
落有大志喜談兵講求戰守之略既至蘇時軍事已起
隨同在籍侍郎龐公創辦鄉團率團勇收復松江府城
擢直隸州知州　賜花翎其時江浙皆陷於賊惟上海
僅存士民避地者麕集無慮數百萬而西洋大賈挾重
貲陳異物繁富夥夥仍如平時公曰此彈丸之地人民
歸焉財賦出焉可無備乎乃創立會防局仿唐人用吐
蕃回紇故事合中外以禦寇洋將有華爾者尤善戰公
使以西洋步伐練我士卒焬然成軍命之曰常勝所向
有功青浦諸縣皆一鼓而復旋擢遷知府終以兵寡不

克大舉時曾文正之兵已至安慶於是乎有迎師之議而江路爲寇所遏不能達公習於洋人以利害說之以重賂啗之遂以輪船上駛摩寇壘而過直達安慶今大學士李公帥師乘之而下船中增竈使得爨食馬匹器械與人俱載非公先與定議則皆洋船所不可也其用意周矣大兵旣集江浙肅清事定論功 詔以道員用同治三四年閒再權蘇松太道五年即眞蘇松太道駐上海尤以洋事爲重公撫馭遠人一以誠信外釁不作乃修內治亂離之後先設教養局收養貧匄使各習一藝擇其秀者課以詩書又於城西北隅設普育堂老羸

癈病殘疾孤露皆計口而衣食之既生既育爰興禮教
建復　文廟考定祭器鐘鼓琴瑟干戚羽旄悉循典章
罔不肸饗春秋丁祭有秩其儀環泮池而觀者咸歎然
歎息以為數十年來未之見也上海舊有書院皆課舉
業而已公立龍門書院延宿儒主講席不課時文課以
實學實行人材輩出士林稱焉又以上海濱海濁流乘
潮而進易於淤塞集貲二十萬自洋涇迄黃渡一律疏
濬輕舠小艓躬親相度工有實濟費無虛糜凡此皆公
之大有造於滬者也八年　奏署蘇藩俄升授江蘇按
察使其後又署蘇藩者五周知民隱講求善政治白茆

河徙陽運河興水利也修建所屬橋梁便行旅也立常
平倉勸輸銀穀積至百有餘萬備災荒也刻張楊園陳
龍川陸清獻諸集與陳文恭周文忠尺牘以行於時正
學術也此則三吳戴德非止滬瀆一方矣至公以雄材
偉略為時所重揚州耶蘇堂燬英人發難端則命公往
日本定和約於天津則命公往安徽天長縣知縣以細
故自盡事涉學使則又命公往此由　朝廷知公謂盤
根錯節舍公莫屬并非蘇藩蘇臬任內之事矣以太夫
人年高終鮮兄弟乞養而歸未盡其蘊海內惜之若其
孝於親睦於族篤於故舊有祭田以祀先有義莊以贍

族有賓興之田以惠一邑之士此則家有乘　國有傳記滬祠者可無及也惟念咸豐同治間天下岌岌而卒底於泰山之安此由天之篤祜我　聖清而公之生於其時官於其地殆亦非偶然邪因舉其大端著於篇且繫以銘曰

盜起於粵流毒三吳天祐　聖清𢓭此一隅一隅維何實維滬瀆滬瀆彈丸亦瀕危臧危而能安惟公楮柱以靖內憂以平外侮巴渝助漢回紇佐唐矧乃　聖代澤被窮荒孚以信義泯其猜疑中外合力同濟危時皖山蒼蒼　王師雲集江路悠悠賊壘岌岌假彼海鶴載

我天戈誰爲爲之公功實多天戈所麾東南大定烽燧無驚和甘有慶追思公功爰建公祠父老謳歌公其聽之在滬言滬刻此貞石傳示千秋我言孔碩

蔡氏廣德義莊記

昔晏子相齊父之黨無不乘軒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後人咸歎其高義而錢公輔記范氏義莊即引以爲說然竊怪晏子乃齊之世家倉粟府金溥及三族而不能亟爲經制傳之久遠使其子若孫世世遵行之豈古人思慮之有所未及歟自世祿廢而大宗收族之義亦廢於是一族之內貧富懸殊士大

夫之好義者往往創設義莊以贍其族自宋范氏以來
代有其人我　國家久道化成教之以孝友睦婣任恤
而搢紳之家亦多以敬宗收族爲事自同治光緒以來
江浙諸大家創設義莊見於吾文所記載者甚衆而浦
城蔡氏又以廣德義莊求記於余蔡固閩之大族也蔡
君位三又吾浙之賢令尹也厥考邦彥公與其母丁宜
人皆好施與鄉里稱善人蔡君年十六七而公與宜人
相繼逝宜人之歿也呼蔡君而訓之曰汝祖遺產足以
無飢寒矣汝父所增益者歲得田租辜較可三百餘石
若逐年儲畜不十數年可數千石使族中老幼孤寡之

窮苦者得取給於此而男女婚嫁皆有助子孫讀書成
科第者亦皆有助以養以教以昌吾宗此汝父之遺意
也汝其識之蔡君跪而應曰不敢忘無何有粵寇之亂
倉房屋宇悉燬於賊家計日益落不得已以縣丞官於
浙江幹濟之才積優成勞不數年　詔以知縣補用上
游倚重累筦釐局衎衎辦畢部分如流市估津稅無不
饒衍君身處脂膏不以自潤然量入為出亦稍稍有餘
乃先後增置田租二百六十三石又置屋一區名曰廣
德義莊創設規例十條處置周詳無不盡善俟田租滿
一千石再議推廣以成美備嗚呼邦彥公之遺意丁宜

人之遺言君克紹而成之仁孝之思可以垂示後人矣三代下士大夫不世祿而義莊一立則雖無世祿而有世田世祿可廢世田不可廢范氏義莊至今存焉後人之所爲有轉勝於古人者此類是也蔡氏之莊以廣德名異日孝子慈孫善於繼述愈推而愈廣吾知蔡氏之遺澤爲無窮矣

儲崇伯蛾室記

說文䖵部有蝨字乃蝨之重文蠶蝨字也虫部有蛾字從虫我聲則記所謂蛾子時術之者也蛾亦作蟻猶列子夸娥氏一本作夸蟻氏矣蛾亦謂之螘說文曰螘蚍

蜉也而鄭康成注禮記亦曰蛾蚍蜉也與許義同而於雅訓則似有未合釋蟲曰蚍蜉大螘小者螘則蚍蜉乃螘之大者記文止言蛾則是螘而非蚍蜉也鄭君旣以爲微蟲何不竟以螘釋之而必以蚍蜉釋之乎儲子崇伯名所居曰蛾室取記人之意以時述自厲也莊子不云乎北海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翼若垂天之雲士君子讀書爲學當務其大者遠者何不進而爲鯤又進而爲鵬而乃爲此微乎微者乎雖然致廣大而盡精微一理也欲致廣大先盡精微不然吾未見其不窮大而失居也崇伯坐

蛾室而讀書於古人之制度先考究於一名一物之類於古人之文字先研求於一字一句之間貫而通之雖盧牟六合不難矣吾安知其異日不進而爲鯤又進而爲鵬乎然而爲鯤爲鵬必先爲蛾故吾以此爲蛾室記

宋孫花翁墓記

西湖寶石山之陽有古墓焉錮之以鐵傳聞異辭錢唐丁君松生博雅士也告余曰此宋人孫花翁墓也以朱青湖抱山堂集沁園春詞爲證余按花翁名惟信字季蕃花翁其自號也開封人祖父皆武官花翁少席門蔭不樂棄去居杭最久工詩詞重氣義以湻祐三年卒葬

之者杜公立齋趙公節齋劉克莊志其墓稱在水仙王廟側考水仙王廟舊在孤山故東坡欲以和靖配食紹興間移建寶石山寶慶中安撫袁韶又移建蘇公隄湻祐中安撫趙與𥲅仍就舊地重葺趙即節齋也花翁之葬節齋主之則在寶石無疑劉克莊銘末云借侑新廟正指趙公新葺者而言耳朱青湖詞云薦菊泉枯水仙廟圯那問詞人舊北邙今何幸尚高封馬鬣居士祠旁是其墓之側古爲水仙王廟今爲居士祠而余所見則其旁乃郡王廟也郡王廟本在吳山祀唐桑憲保憲保行九人稱桑九郡王而此廟中題曰三九郡王傳訛可

笑意其廟本在吳山後人移建於此即以古水仙王廟
址爲之乎青湖疑是土地廟故有后土祠旁之句而其
詞所云石几橫陳八尺長則至今尚在惟錮之以鐵爲
不可曉余謂葬亦多術矣塈周土周古制不一銅槨石
槨厥制更詭令紹興人以石周其棺即古石槨也然則
以鐵周其棺安知非吳闔閭銅槨之遺意乎其外必更
封之以土朱青湖時土尚未圮鐵固不見故但云高封
馬鬣而已今馬鬣無存而石几無恙是一塙證朱詞又
有把斷碑扶起之句是其時尚留斷碑而今失之矣因
書數語寄松生儻刻之墓前以存古蹟而掃俗說亦一

快事也

唐刑部尚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公祠記

光緒十有八年某月某日廣東學政徐琪上言臣以歲試至連州連爲唐臣劉瞻故里而祠墓荒廢父老嗟傷臣輒捐廉俸檄行所司稍稍修葺以副　朝廷褒揚忠義風厲後世之至意疏入　報聞於是鳩工庀材卜日經始土事木事同時告蕆祠宇翛然宰樹翳然連之士大夫瞻拜流連咸歎曰　聖朝加惠於異代之臣如此古人於千餘年後猶令人感慕如此又歎曰學使者之於我邦不惟以文學造士而所至訪求名蹟表章先賢

俾後之人有所感發而興起如此此一事也可以傳矣
學使既以文文其墓道之碑而其祠亦不可以無記不
遠千里徵文於余余讀碑文凡千餘言詳且覈矣余又
何言惟念唐至咸通時朝政不綱藩鎮跋扈不臣已成
積習龐勛於徐州擁兵作亂南寇舒廬北侵沂海滁和
之間殘破相望南詔又傾國入寇陷雙流犯成都其時
事蓋岌岌矣而朝廷方以宴游爲事每一行幸內外扈
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同昌公主之下降韋保
衡也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廣化里窗戸皆飾以
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未幾公主薨而醫官韓

宗劭等二十餘人皆以無罪誅夷又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狴牢充塞道路嗟歎公於是感憤上言殆非徒爲此三百餘人請命也其平時之憤懣固已深矣朝奏夕貶萬里投荒然天下之人無不以爲寃韋保衡路巖等欲擠公於死地而竟不可得乾符改元韋路貶死公仍回朝再入中書雖有爲劉鄴鴆死之疑而公固以功名始終視韋路輩何如哉今去公之世遠矣而其賢聲猶在人口以此知天道之可信而人心之終不死也學使所至如韓昌黎之祠張曲江之祠周濂溪之祠范正獻之祠無不捐資修葺蓋謹遵 世宗憲皇帝訓詞

以學政一官固風化人倫所繫也可謂知其職矣學使
字花農浙江仁和人從余游最久余德濤俞樾也既爲
之記乃係以銘銘曰
有唐之季嚙可危河北藩鎭狠猘縣中原盜賊如牛鶩
君臣燕雀同娛嬉䔍路二相爲與鵾公仕其朝徒委蛇
溫高楊魏相追隨時事至此將安施一朝發憤爲聾醫
知其累歲心鬱伊諫官喑啞公呼嚱投荒萬里甘如飴
𠐍而復起仍台司坐看䔍路同誅夷結喉三寸傳京師
始知天道原無私彼玉泉子空詆諆至今淸節人人知
故里有墓復有祠曹程先後爲修治誰歟繼者今徐琪

於祠有記墓有碑碑文孔碩琪所爲祠則俞樾實記之

百世而下視此辭

附考劉公事實

舊書咸通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十一年八月同昌

公主薨云云據本紀瞻相在十年正月則在相位亦

一年有餘之久也新書云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云云則誤以同昌

公主事牽連書之未分晰耳新書本紀劉瞻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亦在十年但係之六月與舊書微異檢

宰相表則六月癸卯也

舊書云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
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
量移虢州刺史本紀同但量移虢州刺史則無考新
書云斥廉州刺史嚴等求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卽
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以刑
部尚書召云云據新書所載則舊書爲不備矣溫公
作通鑑亦云貶瞻康州刺史與舊書同又云再貶驩
州司戶與新書同至乾符元年以虢州刺史劉瞻爲
刑部尚書其由驩州司戶遷虢州刺史則無明文今
按康州也廉州也驩州也在唐同屬嶺南道唐時貶

謫皆在其地所謂南遷也疑贈初貶實是康州刺史
舊書得之嚴等未慊又貶驩州司戶舊書失載新書
得之其後復官刺史則是恩宥必不仍在南荒當爲
虢州刺史新書言康號者誤也此又舊書得之者溫
公合新舊書擇善而從有康州有驩州有虢州而無
廉州自必斟酌盡善康廉形似而誤新書博采而轉
失之耳其量移虢州爲何年卽溫公亦不知矣
舊書云入朝爲太子賓客分司是贈於乾符初還朝
無再入相事舊書本紀亦無其事至新書則以刑部
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是再入

相也新書本紀同宰相表乾符元年五月刑部尚書
劉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辛未薨
與本紀同記載分明必有可據溫公通鑑亦取之此
固宜從新書
新書云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幽州節度使張
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舊書不載此事溫公通
鑑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
使張公素表論瞻冤乃止按是時張允伸鎭幽州云
公素恐誤也是溫公不信此事南唐尉遲偓撰中朝
故事亦載此事至今論者猶以爲失實卽本之溫公

也然考張允伸於咸通十三年正月卒平州刺史張公素來奔喪卽以爲留後是年六月卽爲節度使然則咸通十三年六月以後幽州節度使卽爲張公素矣是時韋保衡尙在朝用事王鐸其及第時主文也蕭遘同年進士也皆以微嫌擯斥之劉瞻以同昌事得罪則保衡之憾之也必視路巖更甚安知不追念舊憾而欲殺瞻乎張公素上疏申解事或有之新書並不載明何年之事必以咸通十二年以前節度使爲斷恐非通論但新書云巖等不敢害則亦失之巖時已罷爲西川節度不在朝矣

通鑑云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其短之及瞻還爲相

鄴内懼秋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瞻歸

而遇疾辛未薨時人以爲鄴鴆之也此事新舊書皆

不載不知温公所據何書綱謂飲鴆而卒至久亦不

出三日内外自丁巳至辛未十五日矣何毒發之遲

如此殆當時惜其不久即死故有是言非事實也

奉化試館記

浙江布政司所領郡十有一甯波東瀕海距省會較遠

而人文特盛每子午卯酉之年舉行鄉試甯波之來應

試者甲於他郡及揭曉則中式者數十人或幾及全榜

三分之一故言兩浙文風必首甯波然以其遠也自郡至省渡曹娥錢唐兩江而後至至則無所棲息旁皇道左求一廛之受而不可得於是好義之士各就省城建立試館最甯波所屬五縣曰鄞曰慈谿曰鎮海曰象山皆有之矣而奉化一縣獨無試館光緒十四五年邑中先達咸倡是謀經營久之迄無成事有孫君鏘字玉仙者邑之高才生也力以此事自任謀於鄉人士君子匃集巨貲於仁和縣平安三圖買地八畝有奇而築試館焉其前有門門左右有房又進爲聽事其旁爲南嚮之屋左右各二區一區分爲六楹楹三則爲一局局一而

居者六人井竈庖湢以及倚卓之類罔不備具自經始至於落成歷三載之久其費出於各鄉其事則成於孫君一人此三載中至省垣者前後十餘次其勤勞可謂至矣館成而孫君即舉於鄉越明年成進士僉曰此勤勞之報也夫孫君此舉非以求報且報施雖天道所宜有而非吾儒所宜言余不以爲孫君之報而以爲試館之兆試館既立來試者必益衆而中式者亦必益多吾知繼孫君而起者源源而來歲盛一歲方興而未艾矣余於鎭海象山兩試館皆嘗爲之記孫君因亦以爲請乃記其本末刻石館中以告來者嘉孫君之有志竟成

而又望居是館者爭自磨礪以副聖世之科名而爲吾浙光也

劉氏兩童記

光緒十四年江西民劉姓者孿生二子一倒生一順生兩首兩身手足各二而臍有皮骨相連屬不能分今年六歲矣其祖母挈之至蘇僑居獅林寺有欲觀者輸錢五十文於是往觀者如市其臍下骨長可一尺粗可徑寸下有一孔蓋臍眼也兩童其之骨柔輭左之右之皆可故兩童可對立亦可側立但不能並立耳卧則肩相壓也行則四足前卻甚捷大小溲則一童蹲一童伏而

俟子之酒一童飲兩童醉予之果餌食無算面目自潤語言清朗兩童相似也而其性各異一和順一暴戾飲食爭先後物玩爭美惡或至相搏擊捽抑撲地復起而骨不傷汪耕餘觀察呼至廨中觀之爲余言如此

論曰爾雅稱北方有比肩民迭食而迭望蓋四方異氣所鍾自古有之然郭注云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則是半體之人耳若夫二體相連者前史所載亦往往而有漢平帝元始元年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四臂共胸靈帝光和二年雒陽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胸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

胸以上臍以下各分南齊武帝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
吳休之家雙生二兒胸以下臍以上合並見五行志然
大率胸下臍上相合則是孿生而未判者耳惟唐儀鳳
中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
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以獻於朝夫使兩胸
合而爲一則不可得而析旣可得而析疑非合而爲一
殆必有物以連屬之或與劉氏兩童相類乎史文簡略
不得而詳而自來皆列之咎徵夫五行災異之說通儒
之所不信樹連理則以爲瑞人合體則以爲痾豈理也
哉徵之近代明嘉靖中麻城民宋氏婦生兒兩頭四臂

兩足嘉靖在明代尙爲盛時亦有此異然則爾雅以爲四方異氣洵不虛矣

重修陳忠肅公墓記

陳忠肅公墓在智果寺旁明成化閒杭州府志萬歷閒錢唐縣志皆同其時距元初未遠必其邱隴未平宰樹猶茂昭然在人耳目閒也兩浙防護錄云祠在毛家埠言祠在是不言墓在是其說猶可並存乃夏之盛留餘堂集弔陳忠肅公詩宰木尙留賢裔守注云公墓在茅家埠陳仲博之族人至今主其祀是公裔也則竟以爲墓在茅埠何歟然公代岳忠武爲太學士神歷見傳記

而夏詩云早代昌黎主泮池則誤忠武爲昌黎矣意其
誤祠爲墓亦復類此年代既久傳聞易訛不如明代府
縣志之足據也今智果寺旁之墓亦就傾積馬鬣一抔
久無知者光緒十九年春丁君松生訪余於湖上寓樓
歸由後湖見智果寺新建數椽乃往游焉於瓦礫中獲
一斷碑審視之宋陳文肅公墓碣也使非公墓安有此
碣盆信其不在茅埠矣然碣已離墓問諸寺僧不知墓
之所在復求數四而後得之猶未敢遽信也以公今爲
仁和學士神卜之於神神示以籤繹其詩意知墓不誤
乃加封樹以垂永久今而後過智果寺者咸知有陳忠

誧之墓矣公生前有岳忠武見夢之異莆田縣志并謂岳忠武是公前身此固無據之言然考智果寺舊在孤山宋紹興間分爲二一徙棲霞嶺今爲岳王祠一徙葛嶺則公之墓即在其旁何公與岳王皆與智果寺有緣歟亦可異矣松生風雅好事熱於武林掌故客歲曾修孫花翁墓屬余爲記今修陳忠肅墓亦以墓記見屬殆所謂游九京而流連隨會者乎公諱文龍字君賁福州興化人宋史有傳其事實人多知之故不具

德淸俞樾

郵贈四品卿銜兵部員外郎祝君家傳

君諱德純字定伯祝氏其先浙江衢州人明初有官福建浦城縣漁梁鎮守備者因家焉遂爲浦城人曾祖乾封祖昌時父鳳鳴本生父鳳喈家故素封先世皆勇於爲善輕財而好施鳳鳴字秋齋鳳喈字桐君守其家法益恢大之桐公由浙江鹽運使司使改江蘇知府方粵寇之犯江南帥師駐萬福橋力遏賊鋒裏下河十餘縣賴以保全焉君幼慧好讀左氏傳愛舞劍善騎射與於

常兒年二十入都考取　實錄館謄錄議敘主事以本
籍邵武軍功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　賜戴花翎閩中
諸大吏素知君才適君以養親回籍遂以團練事屬焉
君捐銀萬兩穀二千餘石用吳子練銳之法自爲一軍
咸豐六年禦賊於二度關三戰三捷禽馘數十人七年
賊犯浦城南鄉擊却之八年二月戊午賊楊輔清石大
開擁眾數十萬由弋陽鉛山至崇安縣踰岑陽關襲浦
城西鄉邑令告急於省道梗不即達援師不至君聞警
自南鄉馳赴與賊接戰賊來愈眾乃入城固守使使者
如浙乞援時君本生父桐公自江北大營引疾歸寓於

杭言於大吏命觀察某公以師救浙淡辰不至君以大義勉勵其眾自齧血作書上桐公曰兒家世受　國恩雖糜骨無恨然如　朝廷土地及數十萬生靈何務求浙中大吏深鑒賀蘭不分畛域嚴催援師速進幸甚是時賊已薄城而營外援迄無至者戊辰君在北門而賊由南門入君率眾巷戰身被數創力竭死之年三十有七君繼母劉在家聞變闔門自焚死者三十餘人其子慶年從桐公於浙幸而免焉同治七年山西道監察御史范熙溥以其事聞　天子以其深明大義殊堪憫惻命部臣議卹於是　賞加四品卿銜　賜祭葬　予雲

騎尉世職皆如例并命於本籍自行建祠而官於春秋致祭焉初秋齋公歿無子桐公以君子之秋齋公家居而桐公宦游江浙君往來省視皆得其歡心娶楊氏生子一慶年也襲職雲騎尉中書科中書刑部員外郎改浙江知府女二歸候官楊誠孫葆元葆森葆初葆璋葆亨葆琛孫女六

贊曰英英靦君仁人志士列名朝籍稱善鄉里運丁陽九大盜蠭起爰舉義旗以衛桑梓城大如斗寇來若蟻援無蚍蜉莽有蛇豕力窮城陷身亡家燬一門碧血千秋青史

朱氏兩孝子傳

海昌朱氏舊族也其先世有以三世九節婦聞於　朝旌其門者至是而又以兄弟兩孝子聞余故史官也謹述其事著於篇

朱寶鎔字仲聲杭州府學附生海甯人也其先世自建陽來徙家所居曰小桃源是爲小桃源朱氏仲聲幼善病年十一始就外傳不數年羣經皆卒業受知學使者江夏胡侍郎入郡庠歲試輒居高等顧以父年高佐之治家不得專力於學光緒八年弟寶墪舉於鄉仲聲喜曰是可慰我父母矣父承祜字子受老而病仲聲謹事

之恆經歲不入內室十一年夏子受君疾甚仲聲侍湯藥不交睫者帀月而疾不瘳仲聲潛入爨室以刀刲臂肉羮以進飮之果愈踰年子受君感異夢自謂不祥仲聲禱於家祠願減已算益父壽是秋子受君無恙而仲聲竟以微疾卒矣仲聲性友愛一服食之細必以美者推與其兄若弟待人以誠雖臧獲不加以聲色讀書外無他嗜蒔花木畜禽魚以自娛卒之日其婦翁來視之猶趣與爲禮也俄趺坐而逝年三十有五娶馬氏生女子一無子越三年而有其弟寶篁事

寶篁字叔英郎光緒八年舉於鄉者也其始生前一夕

母陳夢長庚星入於懷生而奇慧七歲能屬文年十六
以第一名入州學不數年餼焉旣領鄉試試禮部者再
考充　咸安宮教習以兄仲聲卒遂歸偕其季弟事父
母益謹十五年子受君病篤叔英刺指血爲文籲神請
代旣又刲臂肉和藥以進如其兄而父竟不起叔英大
慟曰猶是人子而有效有不效豈吾之誠未至乎自此
日夜悲號不久以毀卒距父之歿未兩月也年三十有
三叔英性坦易與人交無貴賤愚智如一工詩文有聽
春雨樓遺稿如干卷娶吳氏生子元熼殤女子子三叔
英旣卒州人士以其兄弟兩孝子事實呈請　旌表如

律

論曰人肉療虛羸其說始於陳藏器自是遂有割肉以愈父母之疾者智窮力竭而出於此是亦可悲矣而儒者乃執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之說以訾議之豈成人之美之君子哉朱氏一門前有九節今有雙孝不獨其家乘之光洵足以風世而厲俗矣聞學使潘公以四字榜其楹曰至性過人信乎至性之過人也

徐孝女傳

孝女諱雲芝字瘦綠浙江仁和人徐氏故吏部尚書文敬公之昆孫東閣大學士文穆公之來孫也徐爲武林

巨族當道光時中落父若洲君以游宦居揚州道光二十四年孝女生於江都典史署四歲識字數百五歲能讀唐人詩咸豐三年粵賊犯揚州時若洲君方有事於袁浦母鄭太宜人請其姒先奉姑出避而自與子女留待若洲君及事急挈二子琪也璠也及孝女倉卒出城璠及孝女皆陷亂兵中璠死而孝女匿民間以免鄭太宜人獨與琪至如皋則其姒奉其姑已至而姒有子亦失已而若洲君歸榜於衢曰得吾兒子者予錢十萬果得之若洲君喜曰是可以慰吾嫂矣吾女存亡聽之耳翼日竟有人送孝女來歸咸謂有天道云若洲君署揚

州府經歷兼理清軍同知孝女隨母居如皋鄭太宜人喜吟詠孝女輒效爲之嘗詠新月云百年閱盡興亡事只有簾前月一鈎太宜人曰是有秋氣非閨中幼女子所宜也咸豐八年賊再犯揚州訛傳若洲君歿於陣鄭太宜人故有咯血疾及是大發孝女以父存亡不可知而母病甚諸醫束手私計惟割股或有濟耳割左臂肉和藥以進不效又割右臂肉以進疾竟愈太宜人既愈親至揚州偵知若洲君未死迎之歸如皋而若洲君實與賊戰爲鎗彈中目傷甚重病臥十月始起湯藥皆太宜人主之而孝女佐之其後江南大營潰杭州再陷於

賊太宜人憂時感事又悼傷諸親故之在賊中者病益
劇而若洲君仍需次揚州孝女念母病弟幼父未歸當
奈何中夜獨起仰天而泣思前者割股有效盍再之於
咸豐十一年五月己未又割左臂肉和藥以進如前其
夕夢神人語之曰爾母病不可爲以爾至孝姑爲延十
二日是月之望其弟琪亦割左臂和藥進祕不使姊知
孝女察知之泣曰弟亦爾乎無益也吾先之矣乃以夢
告於是琪始知姊割股者三次矣庚戌鄭太宜人卒距
夢之夕果十二日孝女慟甚欲以身殉若洲君歸苦慰
喻之乃已既免喪歸於袁未一載遽卒無子光緒十二

年同鄉官翰林院編修褚伯約成博以其事呈都察院
由都察院片送禮部故事凡有割臂療疾之事禮部分
別準駁具題至是部臣謂其事雖愚其情可憫請　飭
地方官於節孝祠題名設位聽建專坊疏入報可於是
乎孝女之孝始得不泯琪於光緒六年成進士入詞林
其幼也孝女實教以書史若女師然光緒十六年恭逢
皇上二旬萬壽覃恩例得　貤封伯叔父母及胞
兄而胞姊不與其得與者皆出　特恩琪以情言於掌
院移咨吏部據情入告準其　貤封異數也距孝女之
卒二十六年矣孝女工詩又能畫然不多作故存者蓋

寡班咸命不已具事實請爲傳余曾爲若洲君及鄭太宜人傳因又爲此傳附其後孝女夫袁君名啟瀛例得附書焉

論曰人肉治盈瘵之說始於陳藏器古無有焉自有此說而制肉以療其親疾者代有其人余謂此事惟一誠而已矣事之有效有不效乃誠之有至有不至也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之至可以動天地泣鬼神其感手奏效鬼神相之矣豈果人肉之可以治虛羸哉孝女割臂者三雖前效而後不效然其不效也猶能感動上天延其母十二日之壽烏呼非至誠而能若是

乎

陳母錢夫人傳

夫人錢氏嘉興人故浙右鉅族祖泰吉海內所稱甘泉先生者也父應溥以吏部直樞廷今官禮部侍郎器識閎達爲時名臣夫人生有至性十有三齡母許夫人卒既就木痛不欲生以首觸床仆地而絕一家匡懼有某夫人曰無動急以新藍布裹之抑按搔摩良久乃蘇及笄歸海甯陳君明濬陳亦鉅族其先高氏宋衛武烈王之後王十六世孫榮始從母姓爲陳世稱渤海陳氏以別於潁川自勝國以至本朝官大學士者三人官尚

青侍郎者數人冠蓋之族無出其右陳君以名家子有聞於時侍郎方佐曾文正公治軍於皖陳君亦從之因成昏焉是時浙亂未定而陳君父母皆在夫人乃與陳君謀亟歸省歸而尊章幸無恙夫人晨夕奉侍克盡厥職性樂淡泊不慕榮利每勸陳君勿爲仕進計人子得常依膝下焉用膴仕爲陳君亦與有同志一門之內洩洩如也然兵燹以後室廬雖未燬什物蕩然貲產亦大耗而廛舍之在市歲食其租者又於同治中兩燬於火夫人出釵鐶易錢鳩工庀材繕完葺之一如其舊凡所經營悉自任之不以貽陳君憂其後家累益重恆懼不

給兒女襦袴手自裁紉甚而爨烹之事亦躬親焉陳君
每歲必病痢夫人侍疾歷久不懈生子女甚多其長子
彌月生瘍潰無完膚其三子生甫五月痘出幾危其餘
子女亦多疾疢撫育之劬有倍蓰他人者陳君課諸子
讀甚嚴夫人亦助之教以識字旣就外傅修脯必豐而
自奉彌益儉然好周人之急不自惜其力有葭莩之戚
迫於催科窘甚脫簪珥與之後其人有官祿甚厚夫人
知之亦不問也姑琳太夫人喜茹素誦佛氏書夫人侍
側終日無倦容偶感疾與陳君譴視湯藥累夕不交睫
蓋夫人一生仰事俯育楷柱門戶經歷憂患勞心勞力

垂三十年以致百疴叢生病欬且喘當陳君痢疾劇時夫人祇禱天祇以身代至是而夫人果不起矣病中屢婦職久曠言於陳君請置簉室自代陳君未之從也而夫人病日臻四體麻木汗出如漿會其長女卒於京師祕不以聞一童婢漏言之夫人大慟越數日遂卒時光緒十六年十月丙辰也年四十有六臨終無他言惟自憾不能終事其姑及其夫而已陳君以國學生候選同知加三品銜 賜花翎故夫人始封淑人後以加級晉封夫人丈夫子六其壽五品銜候補巡檢其昌縣學生其旭光緒十四年舉人其魁縣學生其元候選同知其

康尚幼女子子四人長女適潘肇翰郎先夫人卒者也餘皆在室

舊史氏俞樾曰昔小雅詩人追惟西周之盛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而解者以爲尹氏姞氏之女周室之舊姓然則一代之興必有舊姓其士女之出於其族者皆嫻雅有禮法與寒門下品有殊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皆是也我　朝河洲之化上媲二南遺風流俗至今未替浙中如嘉興之錢海甯之陳皆號右族台衮相襲詩人所謂尹吉者也夫人以錢氏女爲陳氏婦耳濡目染動合禮法宜其賢矣然出膏粱之族而能不以軒冕爲榮居

然有桓少君之風烏呼此其所見不亦遠哉余與錢氏陳氏皆有世講之誼夫人旣歿其諸子乞爲之傳附其家乘恭讀

高廟賜題錢文端母夜紡授經圖詩曰嘉禾欲續賢媛傳不媿當年畫荻人若夫人者固亦嘉禾賢媛傳中之一人矣故敘其大略俾後之載筆者有可考焉

外姊周母姚恭人傳

余生而無姊妹行惟外家姊妹幼相習也舅氏姚平泉先生娶黃孺人生一子而殤其後所舉皆女成立者四季爲吾婦其長姊卽恭人也長於吾十有三歲余幼時

恆居外家先太夫人於鐙下事鍼黹姊輒劍吾而坐於旁姊後歸仁和周氏姊壻安義君與余相得猶昆弟也以知縣死寇難　贈知府銜姊於是例封恭人周故家於杭其舅藕航先生始遷臨平距吾外家不一里姊之始歸也及事舅姑與其祖姑以孝謹稱舅歿姑老代治家事家故饒衍至是日落姊躬自節嗇而堂上甘脆之奉無所缺親故有無緩急之告無所吝安義君於道光二十年舉於鄉三試春官不第益勖於學不問家事姊亦不以告也咸豐二年恩科會試以無資將不赴姊醵匳中物質錢辦裝遂行而試又不售以大挑一等得知

縣籤分江西至江西三年權安義縣事而及於難事具余所爲安義君傳當是時粵寇蔓延東南雲擾至庚申辛酉而浙東皆陷廊平當孔道賊蹤蝟至姊挈兒女避居鄉閒又遷紹興之南沙又遷甯波之邱村數年中流離辛苦囊飧不繼而姊處之如平常每訓諸子曰吾家累世忠厚汝父又殺身成仁苟有天道豈不至爲他鄉餓莩卽不幸顚躋溝壑亦命也徒憂奚益當窮困時不苟取一介偶於道旁得紙裹有洋錢十三將待其人而歸之鄰媼曰寇急矣安能待姊曰寇急矣此必其避寇資也安可不待俄一人狂奔至則失銀者也詢其數符

遂昇之去及亂定而歸舊居盡毁賃居亭子村者有年乃拮据營造構屋於臨平里仁橋之南姊以大亂之後室家復完先人遺業十存二三衣食粗可自給其第三子又登賢書雖衣櫛蕭然而意甚安之其天性闊達於飲食宜忌衣被煖寒之節皆不甚措意有以養生之說勸者笑不應岐黄家言尤所弗信而稟賦甚厚精神不衰光緒十年來游吳下過我春在堂縱談平昔娓娓不休又三年年八十矣余親至臨平爲姊壽姊則大喜置酒飲余留室中其明年又往視之青裙白髮仍似舊時尙能步至余舟余從者皆歎曰此必百歲外人也然自

此不再見矣姊舊有肝疾時劇時瘥亦不爲患十七年三月其長女自禾中歸子婦聚談偶及身後事且戒曰勿使瑞兒知時三子元瑞在山左也起居言笑猶如常度已卯夜與家人輩談甚久指麾臧獲處分瑣屑如無病者及次日日加丑慾然長逝視之如熟寐耳年八十有四嗟乎吾婦同母姊妹四人次三皆適人而卒吾婦之亡亦十有三載矣獨吾姊康强無恙可蘄期頤今亦下世追惟髫亂之舊能不藹然傷心邪姊生三子元鼎承襲雲騎尉元奎福建候補縣丞先卒元瑞光緒二年舉人大挑二等候選教諭女四人長適秀水張豫立次

適德淸沈寅恭三許嫁余子紹萊未嫁而卒四適錢唐許台身孫四人成相早卒成章縣學生成俊成偉皆幼孫女七人是年十二月壬辰附葬安義君丁山之塋元鼎等以余曾爲安義君傳因亦以傳請乃書大略附安義君傳後焉

沈烈婦傳

沈烈婦馬氏仁和之喬司鎭人馬故巨族儇於貲婦生而靡衣鮮食及歸沈沈德淸人名寅禾光緒五年應鄉試登副榜然孤窶爲童子師緼袍糲糲常不給婦安之井臼爨烹操作不倦初依母族以居後從夫遷居仁和

之臨乎一歲鄰比失火延燒所居樓梯桄已斷婦急以
絮被重襲裹負不從樓窗提擲庭中而自亦以被自裹
奮身躍下竟不死負夫而出以免於難戚黨咸稱之曰
健婦健婦已而又遷居德清之下沙村光緒十七年夫
病亟危以有兩柩未葬爲憾夫卒婦力營喪葬且自營
一穴於其右又親至鄉閒遷所謂兩柩者而葬焉既畢
乃散所餘貲於諸貧者其衣飾無用之物咸焚棄之某
日夜將就縊爲人所覺而止乃吞金二錢許又和生鴉
片膏飲之遂卒其姒婦周於其枕畔得斷簪一又得鴉
片膏盒尚存少許以其死狀驗之知其死以此也又嘗

語周曰吾尙有金二兩五錢足了吾事矣檢遺篋得金飾一事并斷簪權之共二兩二錢有奇其不足之數卽其所呑也乃卽以此爲治棺衾葬之其自營之穴年三十六無子

論曰婦生膏粱之族歸篳瓢捽茹之士舂蓬炊藜安之如素可謂有少君孟光之風矣觀其從容就義處置井然非素有定力而能若是乎余旣爲馬烈婦詩存集中又爲此傳庶烈婦之烈久而不泯也

德輝竇君家傳

君諱鳳翙字德輝姓竇氏其先世自山西沁水竇莊遷

河南河內縣陳范村遂爲河內人順治中有以游擊官
廣東戰死羅定州　贈副將謚英烈者君之高祖也嘉
慶中纂國史忠義列傳下各直省廉問死事諸臣後裔
於是英烈公之曾孫諱遇純者得以名聞　予恩騎尉
世襲罔替騎尉君感念　國恩以海內承平無以自効
時舉英烈公舊事以勵其子君則其長子也自幼趫捷
鎭軍趙公聞其名召補標下材官有左營游擊周君自
負拳勇喜與人角嘗於立談閒飛一足蹵君君不爲動
格以手周遂仆一軍皆驚自道光中葉以來天下猶號
無事君則曰此積薪厝火之日也亂將作矣每讀英烈

公傳輒流涕曰忍使吾祖勳業墮於地乎道光三十年
粵西軍事起徵調及兩河河北鎮總兵董公光甲奉檄
勦賊而綠營兵素以老羸充數無習戰者聞當遠征則
妻子聚泣不欲去君慨然曰　國家養兵如此將焉用
之我則既言矣請往董公壯之以君充前鋒至粵隸提
督向公部下戰象州提戰紫荊山又提時賊銳甚我軍
稍卻君怒馬馳入賊中奪其纛而舞賊眾披靡我軍乘
之於是豬子峽雙髻山皆迎刃而下大學士賽尚阿公
督師見之歎曰眞壯士是宜爲請　花翎然君伉直不
阿幕府用事者咸尼之至收復永安州始敘功　賜藍

錫大軍追賊賜朔會大雨士不得食君白蕭公宜言於
統帥務持重而副都統烏蘭泰公誓滅賊率親軍與向
公同入大洞山山路崎嶇反爲賊所扼董公及長瑞長
壽鄧鶴齡四總兵皆死於陣君已與都司王君突圍出
聞董公死曰主將亡矣吾敢生乎復馳入賊軍而死年
二十有九有守備霍少梁把總王朝王安魁親見君死
狀謂君已手斫數十人而刀折不然或尚可搴旗衝壘
殪其名賊也事聞於　朝卹如例　予雲騎尉世襲罔
替子三人鎮山以諸生從戎累保同知銜補用知州江
蘇候補知縣亦具文武幹才有君餘風鎮海今更名紫

瀾候選縣丞鎮河今更名一清陽武汎千總孫六人鈞
鎔銓銑錡鍇
舊史氏俞樾曰余聞鎮山言君性好客喜施與有以緩
急告者傾囊助之無吝色自負經世大略每議論天下
事亟中肎綮當少年讀英烈公傳時其志固已遠矣卒
能爲　國捐軀與英烈公後先輝映不負其父騎尉君
之致嗚呼志義之臣乎將帥之臣乎死封疆之臣乎

嚴公王夫人合傳

嚴公廷珏字行之號比玉浙江桐鄉人祖大烈見縣志
孝友傳父贊傳見義行傳其家居靑鎮與湖屬之烏鎮

接壤湖州府同知即駐其地公自幼穎異娶源王公鳳生官湖州府同知因與公父善見公奇之以女女焉十四歲而孤母蔡教之嚴年十七入縣學旋補廩額五應鄉試不中式道光十一年入貲以同知分發雲南歷署嶍峨保山易門阿迷大關臨安澂江諸府廳州縣補雲南府同知升麗江府知府調順甯府知府再以卓異聞又敘獲盜功及兩屆督辦滇銅功由吏戶兩部引 見蒙 召對一次應轉鹽司未及注選咸豐二年十二月卒於順甯年五十二生平不納苞苴不通竿牘興利除弊所至有聲其任大關同知也二年之中結舊獄二千

六百餘案初下車歲大無用漢汲黯故事發倉粟六千
斛振之如市值捐錢納糧道庫曾文正公贈詩有云大
夫出疆得專擅汲黯發粟史所褒即謂此也又以道殣
相望爲置棺槥所斂男女六百有餘且施藥以藥病者
存活無算及以臨安郡丞權知阿迷州州地素爲盜藪
其民好勇喜鬬出必佩刀公嚴禁之編保甲勤緝捕從
公之任盜風與鬬風並絕州東與開化鄰有開田爲堰
較三四千頃舊以無水不能種藝公籌捐白金八千疏
濬溝渠化疆塏爲膏腴民賴其利其在易門置普濟堂
以養孤窮增桂香書院膏火以惠寒畯境有綠汁江江

岸遂鬨渡者爭舟每致顚隮公設棠陰待渡所渡者便之其所辦銅廠三辦銅逾額一百餘萬例得議敘而他廠額不足請撥所餘補之遂不得請敘之例公不計也林文忠公督滇黔甚重之命在署中助讞庶獄暇或以詩歌相倡和出所藏書畫相評騭公外和內介座客常滿而一介不苟官順甯時有土司謀承襲餽金珠値巨萬公不受卒以應襲者襲有某制府風示意旨能以千金壽當量移善地笑而謝之坐是歷任多瘠區公家世富厚自其祖若父皆豪俠好施而公又踵行之道光三年大水竭家財助振施藥施棺施寒衣歲以爲常橋梁

道路有傾圮必修葺舊有田千畝市屋百區納其租恒減於親故以緩急告雖貲千金不吝積券盈篋後盡燔之由是家日落身後無餘資事母至孝母病刲股和藥以進母歿圖其像朝夕焚香跪拜沒身不衰所撰述多散佚行於世者小瑯玕館詩十卷文一卷既歿三十年鄉人士君子以其家居及居官事蹟聞於有司言於

朝入祀鄉賢祠入祠之日傾城往送咸歎為盛事云

妻王夫人別有傳子錫康江蘇候補知府辰道光二十三年舉人咸豐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元年散館改主事議雲南石阡府知府死寇難 贈太僕寺

卿銜予雲騎尉世職女三人長適廣東連平州知州江甯李景福次適今安徽巡撫歸安沈秉成三以孝女旌事見王夫人傳

王夫人名瑤芬字雲藍其家本安徽婺源人後遷江甯祖友堯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父鳳生以丞倅起家官至兩淮鹽運使夫人十八歲來歸時嚴公新入縣學彩旗鼓吹導入謁宮姑蔡淑人與俱至縣城觀之至今人猶豔稱焉嚴氏素富厚夫人秉閫爲姑言保家之道出匳中所有敬信錄一書勸行育嬰恤嫠及施藥施棺施寒衣諸善舉嚴氏遂以義行稱而家則

日落嚴公宦游滇南夫人從之多所匡助道光十七年公督銅運過蜀蜀灘險惡有善士李君募人鑿石剗險爲夷求助於公需五百金又有以翡翠條脫求售者問其値亦五百金公謂夫人曰槖中所齎適符其數將以購此乎抑以助彼乎夫人曰是不待再計決也條脫一玩物耳若助彼善舉則行者享無窮之利矣公欣然從之公病夫人爲文籲天請以身代刺十指出血書而焚之竟不效時三子皆不在側夫人獨任大事艱窘萬狀且嘗以公事假用官錢二千餘緡或曰是可入交代夫人曰吾夫不負民可負　國乎凡親故賻贈悉以償官

不足則斥賣衣物以濟之可謂皭然不滓者矣咸豐五
年卒三子以公之喪歸至黔阻於兵乃命長子錫康奉
公柩歸葬次子辰入都會試而留三子謹奉夫人居黔
謹以軍功由縣丞擢知縣同治元年署郎岱同知賊大
股來攻礮聲隆隆几席震動夫人夷然謂謹曰効死勿
去賊至以全家殉耳城竟以全三年謹由思州移知石
阡府所屬荆竹園有賊巢宿募丁防守時或竊發次年
五月丁未賊忽乘閒闌入謹巷戰戕於賊夫人聞變命
僕抱其孫及孫女三人踰垣匿民舍而自率謹之婦及
兩女投荷花池水淺不死賊去僕媼復集拼而出之其

仲子辰已以庶吉士請假歸聞難奔赴而夫人已由大
江東下遇於漢皋之歸里居數年患暴痢甚劇其幼女
刲肱肉和藥以進果愈而女旋卒夫人雖痛之然曰男
忠女孝足爲老人光榮矣其仲女歸沈仲復中丞爲繼
室夫人謂諸子曰汝父讀書未得成進士今一子入翰
林一女嫁翰林庶足慰先人地下乎辰由庶吉士改刑
部以夫人年高遂不出稟承母教力行善舉嘗振饑民
七萬有餘誓於神無所私創建書院於菁溪又立保嬰
之會男嬰女孩全活無算而革樣盤一事尤爲夫人所
喜樣盤者縣官收漕時驗米者也相沿既久樣米不反

於民檥盤日大於舊辰言於官革除之其後晉豫大無
長子錫康奉合肥相國之命設振局於滬得銀十二萬
兩夫人曰此功德不下汝弟之葺檥盤矣光緒六年畿
輔告災夫人曰吾家世受　國恩敢不竭力盡括所有
以千金助振有　詔以樂善好施四字建坊以旌其門
錫康既官江蘇而辰亦時寓吳下仲復又適為蘇松太
兵備道故夫人居吳之日為多九年八月庚辰卒於蘇
寓年八十有四將卒前三日猶以所蓄洋錢五百助山
東之振蓋好善之篤至死不衰也工詩能書畫有三絕
之譽著寫韻樓詩集與嚴公小琅玕山館詩集合刻頗

行於時

舊史氏俞樾曰余不獲見嚴公而獲與公之長子伯雅次子芝僧游故得聞公與夫人行事甚詳芝僧乞爲之傳因次第其事附其家乘焉公以行義衆著入祀鄉賢而妻父王公以遺愛在人入祀嘉興名宦祠兩事相距僅四年於是有冰玉恩榮錄之刻海內以爲美談乃其子又以殉難祀忠義祠其女又以孝女祀節孝祠一門之內同膺鉅典俎豆千秋求之當代實爲僅見烏呼此邦家之光非徒門庭之慶矣

貞女黃孺人傳

乾隆時浙江餘姚有貞女焉守節於夫氏三十一年而
卒卒後七十年而後言於有司聞於　朝旌於其門又
四十三年而舊史氏俞樾乃始次第其事以爲之傳傳
曰貞女姓王氏自幼時許嫁黃氏黃爲姚江巨族有三
忠六儒之盛黎洲先生在　國初以遺獻徵有號慈圃
者其族父也慈圃君生三子景晨景旦景曇景晨無
子景晨生三子嶽岱嵩以岱爲旦後嵩爲曇後乾隆五
年嶽等讀書於別峰庵有同縣王公充之見嵩而奇之
許以女女焉即貞女也十三年婚有日矣女父卒遂不
果十五年嵩所後之母卒嵩侍湯藥數十日亦病病且

篤其母言於王請貞女來視之貞女至則粤病已不可
爲矣歸告兄嫂願爲黃氏婦生死不相負兄嫂從之是
月十一日來歸越二日粤卒即以岱之子兆濤爲之後
貞女奉姑之喪合葬於先舅之塋而附夫柩於其側於
室中懸粤像事之雖見至親不逾卧室之閾年五十有
三而卒先是景暠妻趙景旦妻洪夫亡守節皆歷三十
一年至是而貞女符焉咸以爲異云

俞樾曰余檢黃氏家譜嶽字懷方乾隆九年舉人十九
年進士湖南慈利縣知縣岱字鎮方嘉慶元年 恩貢
生三年 賜舉人四年 賜翰林院檢討粤原名巍字

省方卒於乾隆十五年年二十三聘王氏未婚守節卒於乾隆四十六年年五十三然則其來歸黃氏時年二十有二矣懷方君嘗手書貞女事實以乞其師一言所謂師者未知何人乾嘉閒諸名人文集中亦未有見焉乃百餘年之後黃氏有名望齡者以懷方君所手書事實求爲貞女立傳余不知望齡距貞女幾世近支與疏屬與然一紙之書百年不滅貞女之靈實式憑之余何敢辭也因書其詳如此望齡又言其父志莞字懋昭嘗刲股肉療其父病咸豐十一年死於寇難求所以表彰之姑附書於此冀不泯其人焉

薛御史妻郭恭人傳

婦人之職惟酒食是議執麻枲治織紝組紃而已無外事也然史策所載賢明婦女有識鑒知廢興能贊助其夫若子以成其名者往往有之後世史官無識所纂列女傳率皆以節烈著者而婦女珍禕懿鑠之美遂不著於世甚非古者天子脩男教后脩女順內外並重之道也嗚呼此吾所以傳郭恭人也郭爲全椒望族恭人之曾大父行有兄弟五人同登甲乙科者海內榮之考諱士榮歲貢生候選訓導家富田產而好學工爲文詞有聲於時恭人自幼寡言笑喜誦毛詩楚詞班氏女誡劉

氏列女傳皆通其大義訓導君奇之雖其配年二十有八始歸於同縣薛君淮生侍御侍御君初娶於王繼娶於吳三娶恭人然猶及事其姑姑卒哀毀逾恆情鄉里稱賢婦侍御君久困場屋恭人曰窮達命也每以脩身俟時之義從容諷勸而家室勞辱之事一身任之冬不鑪夏不箑奴春婢織皆有程度侍御君曰得婦如是家事吾不問矣專治所業學日益進咸豐二年舉江南鄉試第一明年與弟時雨同成進士而侍御君以朝考高等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當是時粵賊踞金陵犯齊豫南北夷庚闕絕不通而全椒在江北官軍之壘於江岸

者相望咸謂可恃恭人曰吾邑無險可扼能久守乎亟治裝乃提挈老稚閒關數千里而至京師甫至而聞全椒陷恭人之初發也不知者且竊議之及是皆歎服侍御君官翰林貧甚恭人治家勤慎仍如曩時不憚勞苦而埽除一室爲侍御君退食之所海內名人來從之遊者恭人瀹茗溫酒進小食點心必豐且潔侍御君旣入臺章疏數十上每屬草槀恭人輒戒家人毋以瑣事闌內而所言何事不一問曰封事宜密非婦女所宜與聞也十年秋島夷入犯京師戒嚴而姦臣用事於內者方熾侍御君欲劾之猶未決恭人曰君能爲王章邪妾不

爲王章婦也侍御君乃具疏赴　漩園陳進至則　大
駕出狩灤陽已發矣痛哭而還其時事出倉卒百官或
赴　行在或潛匿或遁侍御君以曾奉幫辦五城團防
之　命治事如平常恭人亦料量家事如故嗚呼侍御
君固當代奇男子不爲難也恭人以一弱女子亦然難
矣同治改元大憝斯去發其罪者御史董公元醇而實
萌芽於侍御君之一疏云是歲奉　命典江西試發於
闈中恭人聞變欲自裁若有神人告之以宜爲門戶計
者絕而復蘇越四年侍御君之喪至自江西恭人奉以
歸葬葺茅茨闢蕪萊薄田數頃粗給饘粥治家課子皆

極嚴整戒諸孤曰欲自立者先勿濫交一門之內秩如
也光緒七年江南大無出勸苦所蓄積者以振乏絕
朝廷嘉之官其子葆樾光祿寺署正葆棟旌舉於鄉恭
人從之居京師年已老矣而足不踰閾目不識聽事屏
風門生求見者輒辭謝終日手資治通鑑一冊不輟語
其子曰此古今治亂之龜鑑也國家常興於憂危而敗
於逸豫下而士大夫家亦然凡人惰則百弊叢生勤則
百弊皆絕至服御華美尤非所宜人之所以見重者豈
以衣乎以衣見重祇見輕也平居正衣危坐未嘗一日
言病病亦不藥年至七十諸門生謀爲壽堅卻之光緒

十八年閏六月甲戌卒於京寓內寢年七十有四臨歿
惟戒其子以侍御君墓碑未刻宜亟為之無他言子一
人葆楗也女子子五人殤其三存五六兩女袁昶熊方
燠其壻也前室有二女撫之如已出其壻曰許鎔曰楊
永言是年九月葆楗奉其喪南歸而袁昶為作行述請
余為傳余與昶有舊又重違葆楗之請乃次弟其事附
其家乘異時修國史者儻有采焉俾世知婦女之賢明
有識鑒者亦可列於士君子之林史家所以必有列女
傳者其本意固在此也傳例有論余用伯夷傳例論在
傳中因為之贊以寄歎誦贊曰

英英薛君爲　國藎臣是擯是贊實惟恭人不避危險不憂寠貧勤以治家嚴以律身以相其夫令名不泯以教其子先業不淪宜登信史宜勒貞珉粗陳大要垂示千春